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贯寻求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关系，并且对所有邻国执行睦邻政策。

外电纷纷评论中智建交

中国支持拉美人民反美斗争

【法新社北京五日电】（记者：迪萨布隆）今天宣布的中国要在智利设立大使馆的决定，将使北京在南美大陆上取得一个立足点。近几个月来因为那里在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这个大陆日益成为中国报纸注意的中心。

中国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已在西半球美国的北面，东面和南面设立三个外交使团：渥太华，接着是古巴，现在是圣地亚哥。

华盛顿现在感到被一个政权包围了，而这个政权正是它历来设法使其处在亚洲反共政权的包围中而陷于孤立的那个政权。

今天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欢呼“美国称霸政策”在拉丁美洲“破产”的一则评论显然表明，中国人是完全意识到外交形势转为对他们有利这一点的。

在最近着重报道智利的消息之前，北京曾用大量篇幅报道整个拉丁美洲情况。这些报纸说，“民族独立”政策正在促进这个大陆上内部矛盾的扩大。

证明中国感兴趣的进一步证据是最近加强了同古巴的关系，把两国间的外交使团推进到了大使一级。

星期六，中国总理周恩来特意出席了这里的古巴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

【法新社香港五日电】智利给

予北京以外交上的承认使中国在南美洲大陆建立它的第一个大使馆。中国最近几个月越来越重视拉丁美洲了，这是它在世界范围内发起争取朋友和促进“反对美帝国主义”革命斗争的外交攻势的一部分。

拉丁美洲国家在北京和台湾争夺联合国中的中国席位的一年一次的斗争中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智利和古巴是去年十一月投票赞成北京的仅有的两个拉丁美洲国家。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秘鲁弃权，而其余的全都投台湾（指蒋帮——本刊注）的票。

中国已经有力地站出来表示它赞成拉丁美洲国家把领海范围扩大到距海岸二百海里的立场，而这个问题正是智利，厄瓜多尔和秘鲁十分感兴趣的。

观察家们说，北京为了能在拉丁美洲国家中了解到更多的情况，很可能采取其它的外交主动行动。

【路透社香港六日电】（记者：门多萨）这里认为，中国和智利建立外交关系使北京在南美洲获得了一个立足点。

智利是南美大陆上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一个国家。

智利是紧接在过去三个月中承认了北京的加拿大，意大利，赤道几内亚和埃塞俄比亚之后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五十个国家。

指派张德群这样有才干的人到古巴去，表明了中国对古巴的重视，它也许把古巴看作它在拉美活动的基地。

马克思主义者阿连德当选为智利总统，这对中国是一个好机会，可以试图从它在古巴的基地向南美洲发展势力了。

新华社一九六一年在圣地亚哥开设了一个分社，中国在智利有一个常驻商务代表。

【合众国际社圣地亚哥五日电】智利今天承认共产党中国，使共产党中国在外交上在南美有了第一个立脚之地。

承认共产党中国是阿连德总统同所有共产党政府建交的第二步。在阿连德于去年十一月就职后不久，智利同共产党古巴恢复了关系，他说他还将谋求同北越，北朝鲜和东德建立外交关系。

【共同社东京六日电】在两国发表的建交联合公报中说，中国政府声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智利政府注意到这一声明。这是沿袭加拿大，意大利承认中国的方式。智利在同中国的关系问题上采取同加拿大，意大利同样的立场，但可以认为，在台湾问题上仿效这种方式这件事，在美国影响力强的中南美，也为要跟智利国家树立了一个榜样。

族主义趋势毫不孤立，这对华盛顿来说也意味着麻烦。拉丁美洲官员们对美国提高关税和采取其他贸易

障碍的措施是愤怒的，人们真正关切美国向拉丁美洲的出口和美国在这个地区的约一百二十亿的投资的前途。

一位美国观察家说：“就在国会考虑限制纺织品进口的数额时，美国商务部却在鼓励向拉丁美洲出售美制的纺织品，并告诉拉丁美洲人说，他们可以享受同北美的贸易。怪不得他们对我们这样生气。”

但是，愤怒的情绪很少对准个别的美国人。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我非常喜欢你，我喜欢大多数美国人。我感到愤怒的是你们的政府和你们的企业以及你们对我们的想当然的态度。”

美报文章

《拉丁美洲：愤怒的感情》

说在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中，民族主义

情绪正在高涨，矛头直指美国

在对外事务中面临的危险：拉丁美洲：愤怒的感情。摘要如下：

很多拉丁美洲国家越来越不对美国抱有幻想，有迹象表明，在新的一年里，这种现象还会加剧。

在很多权威人士看来，本半球的关系在不断恶化的事实本身已经够严重，由于华盛顿明显地缺乏谅解和关切，这种关系就更加糟糕。

一些坚持认为美国已同南部邻邦陷入“真正麻烦”的老资格的官员引证了这些因素：

在大多数的拉丁美洲国家中，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民族主义情绪正在高涨。排外的感情是广泛的，美国是主要的矛头。

一个马克思主义控制的政府正在加强它在智利的权力，从而提出这样的可能，即这个国家可能成为在南美其他地方进行颠覆活动的基地。这种颠覆活动的一个主要目的是：降低美国的影响和威望。

整个这个地区的各国政府发现，要满足一些专家所说的“日益增长的希望的革命”——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的美好生活和要享受它的决心——越来越困难。面临这一困难的国家领导人总想把美国说成是他们的敌人。

是智利这个国家，使美国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一些官员感到忧虑。

权威人士们说，阿连德的当选对本半球的各地

区的关系都是重大的威胁。

一位专家说：“阿连德单只是在那里存在，在智利就是一个威胁。他现在不必采取什么行动。譬如，他在拼凑一个由极左派控制的多党联盟方面的成功，就促使了乌拉圭的极左派也在依法炮制。”

专家们说，阿连德将设法同美国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保持通情达理的友好关系，至少在他的地位比较好时，至少在他之前——与此同时他将消除留在智利的大多数的反对势力。然后，人们认为他可能会发动一场运动，使其他国家反对美国。

智利的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趋势毫不孤立，这对华盛顿来说也意味着麻烦。拉丁美洲官员们对美国提高关税和采取其他贸易

【本刊讯】圣地亚哥消息：智利外交部长克洛多米罗·阿尔梅达五日在智利时间十二点向记者宣布智利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时宣读一项声明，全文如下：

智利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为此目的，两国驻巴黎大使已签署了一个文件，文件全文在今天公布。

智利政府从而正在实行人民联盟纲领中的外交政策的一项基本主张，这个纲领规定，在尊重自决权和智利人民利益的基础上同全世界所有国家建立关系而不管它们的思想和政治立场如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有特殊意义，因为这是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建交。这个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进展，因此在国际事务中是无可置疑的举足轻重的国家。没有中国的参加，不可能想像建立世界和平和安全的努力会取得成功，也不可能组织为达到有利于发展中的世界的伟大目标而在必要的范围内进行的国际合作，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今年已达到多数）支持人民中国享有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智利同世界各地和各种政治倾向的许多国家一起在这方面发表了意见，这些国家认为这个措施不仅是弥补历史上的一种非正义的现象，而且是为国际大家庭带来积极利益的现实主义行动，（中国）也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它参加国际贸易将产生很大影响。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加拿大，斯堪的纳维亚的国家，以及同这个亚洲大国建立了外交和贸易关系的其他许多国家就是这样认识问题的。

在我们方面，我们将同中国政府探求进行互利的贸易交流的可能性。

通过今天发表的联合公报，智利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个公报使这种新的关系建立在作为我国外交政策不可动摇基础的各项法律原则的基础上。

蒋帮与智“断交” “大使”已经滚蛋

【美联社圣地亚哥五日电】国民党大使李迪俊星期二宣布，国民党中国中断了同智利的外交关系。

这位大使今天上午同智利外交部官员们会晤之后作了这一宣布。

【合众国际社圣地亚哥五日电】李迪俊带着关于他的政府的立场的备忘录访晤了外交部长阿尔梅达。

他说，智利政府在十二月二十九日把要同共产党中国建立关系的意图正式告诉了他，他在当天告诉了台北政府。

【美联社圣地亚哥五日电】国民党中国大使李迪俊今天离开智利，说智

说智同我建交是实行莫外交政策的一项基本主张 中国建交有特殊意义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占举足轻重地位 同

智利外长就智中建交发表声明

利政府承认共产党中国是“最不友好的行动”。

智利中午宣布智利左派政府和大陆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李迪俊在宣布之后四小时离开智利。

他对美联社记者说：“我们的关系要追溯到约五十年前。所以我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这个国家。”

李迪俊说：“领事和两个秘书将负责大使馆，办理善后事宜，很可能要用四、五周的时间。”

【法新社台北五日电】智利在这里由参赞衔代办胡利奥·拉加里尼·弗莱雷代表。他将调往悉尼（澳大利亚）担任智利总领事。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十二月二十七日登载雷文纳尔所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尼克松主义是有放射性的】，提要 是：“前国防部官员雷文纳尔是这里的政策研究所的成员。下面的文章是经许可从外交学会在一九七一年一月出版的【外交】季刊上摘录下来的”。文章摘要如下：

尼克松主义在关岛发表一年半后的今天，其意图和应用情况仍然是模糊不清和矛盾百出的。从仔细的分析和事态发展的情况中可以看出政府在制订七十年代安全政策的逻辑方面的一些基本缺陷。

总统在今年二月份发表的外交政策声明答应“使我们的利益，我们的外交政策目标，我们的战略和我们的防务预算平衡——使它们彼此之间平衡，并且同我国所有要优先办的事情保持平衡”。由于过去十年一直在增加军事开支和参与国外的冲突，当时美国人都欢迎这样的前景：减少美国卷入海外——特别是亚洲——的活动以削减国防预算。

然而，事实上，政府的新政策和作出决定的过程引起了更严重的不平衡。实际上，我们是要用较小的常规部队来维持在卷入方面跟过去同样程度的可能性。干涉的幽灵将继续存在，但是失败和陷入僵局的风险将要增大，使用核力量的限度将要放宽。利益，义务和联盟的基本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由于采取就近的军事遏制的目标和由我们的亚洲盟国进行前沿防御，因此我们面前只有这样几种可悲的选择：（1）把大量的现役常规部队引人注目地部署在亚洲大陆上，或者处于能够迅速部署的状态；（2）依靠或及早使用核武器；（3）或者减少威胁力量，增大这样的危险，就是丢失盟国领土或者陷入一种无限期的，耗费精力的僵局中，这等于失败。

唯一的解决办法是重新估价我们在亚洲的利益；重申那些使我们可能卷入亚洲大陆上的战争和减少我们对自己行动控制权的那些目标；取消在军事上遏制中国的政策，并且修改那些体现我们要进行遏制的同盟条约。

但是，尼克松总统一贯反对这种做法：“……我们将保持我们在亚洲的利

外报道

## 拉赫曼在达卡群众大会上讲话

他还说，他希望“有意义地解决”同印度之间的克什米尔和法拉卡水坝争端。

【路透社达卡三日电】穆吉布尔·

前美国防部官员雷文纳尔发表文章，承认

## “尼克松主义”挽救不了美帝在亚洲的失败

说“尼克松主义”矛盾百出，使美失败和陷入僵局的危险增大；要美“重新估价美在亚洲的利益”，对中国“抱现实态度”，取消军事上“遏制中国”的政策

益和由此而产生的义务……美国将履行它承担的一切条约义务。”因此，尼克松主义的根本问题是它承担了要遏制中国的这样一个永久的义务。

我国政府在推行这一政策时希望维持我们当前在亚洲的一切同盟条约和事实上的义务，要从这些条约和义务的威慑价值中得到好处，而又避免这些条约和义务所带来的牵连。可是，它还打算削减我国的常规军事力量。结果是，尼克松主义既没有减少我们卷入亚洲冲突的可能性，也没有令人信服地提供一种可以避免依靠核武器的防御力量来摆脱所造成的困难处境。

关于尼克松主义显得明确的唯一情况是它大肆鼓吹对亚洲化的依赖：通过美国扩大的军事援助装备的当地军队来代替美军。

尼克松主义暴露了它在目标和战略之间的基本矛盾。但是，由于防务计划过程发生了基本的变化，连战略和力量结构都可能失去平衡。

尼克松主义的无能是由于它在面临预算压力的情况下坚持对中国实行遏制，而预算压力的产生不是由于人力物力十分稀少，而是由于美国人不愿为那些其领导不可能有把握地实现的目标作出很大的牺牲。如果政府要始终如一地调整我们的防御力量和限制防务预算，它必须考虑相应地减少我们在亚洲的对外政策目标。

尼克松总统是带着要同中国实现和解这样一个使命上台的，这个使命主要是他自己在竞选活动中着重这一点而产生的。他的政府放宽了对贸易和旅行的某些限制，并且恢复了在华沙的大使级会谈。最近，在联合国中赞成驱逐台北（指蒋帮——本刊注）而接纳北京进入联合国的提案得到多数票后，我国政府已开始认真地考虑两个中国的解决办法。但是这种行动并不解决中国主要关心的问题。

拉赫曼今天警告说，任何试图干预制定新宪法的人都将冒发生流血事件的危险。

他说，新宪法将以人民联盟为东巴提出的纲领为基础，并且说，“谁也不能阻止这样做。”

拉赫曼在这里的一次群众大会上讲话时说，“我们将制定的宪法必须为大家所接受，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如果有人试图这样做，那就会发生谁也无法控制的流血事件。”

穆吉布尔·拉赫曼今天没有直接提到前外长布托——他的左翼的人民党在西巴的国民议会选举中获胜——但却说：“我不想说，由于我们处于多数，我们就不要任何人的合作了。”

“我们希望得到西巴代表们的合作，但是在原则问题上不能有妥协。”他所说的显然是指东部地区关于实行尽可能广泛的自治的要求。

穆吉布尔·拉赫曼又说：“我们将在西巴代表们的合作之下制定宪法。”

观察家们认为，这种说法为寻求西巴小党派的支持留下了余地，但是他们确信，叶海亚·汗总统将不批准一部得不到繁荣的西巴旁遮普省和信德省——布托在这两省明显居于多数——实质性的支持的宪法。

穆吉布尔在大会上说，由于东巴的选民们赞同人民联盟的政策，因此就连这个党自己也无权修改它的纲领。

观察家们的第一个反应是，认为这种直言不讳地重申人民联盟纲领的做法，可能会使得在同布托先生进行谈判

不管我们最终如何考虑我们的利益，我们对于真正和解要付出的最终代价最好还是抱现实的态度。这种代价将包括三种考虑：（一）外交上承认并接纳进入联合国和取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席位——而不附加那些让台湾能够保持它据说具有的身份或会员资格的条件；（二）肯定一个中国的政策，原则上承认台湾属于大陆中国并允许最终归它所有，（三）撤走美国在亚洲大陆的军事力量，也不代之以一条海上警戒线，一个在附近的岛屿上设立的基地组成的包围圈，一批亚洲雇佣军或者一个核武器网。

这样一种撤走将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甲）完全停止越南战争和撤走驻在那里的全部美军；（乙）从台湾和亚洲大陆的一些国家撤走全部美军和关闭所有基地；（丙）结束对大陆国家的军事援助和不再作出努力来建立当地的部队以继续完成我们的使命；（丁）解散我们同泰国，台湾和朝鲜这些“前沿防御”国家建立的安全联盟。

整个这个计划将等于进行一次外交上的重大革命。这将会疏远目前受保护的政权，使我们同苏联的关系长期不安定，并且使日本和澳大利亚这样一些主要盟国感到难以理解。这将意味着不再设法控制在亚洲发生的事件；以后我们将只控制我们自己对事件所作的反应。

但是，人们完全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亚洲的事务在某个时候是否会达到这种局面——不管我们是否愿意。这要在经过十年或甚至二十五年的紧张局势和蹂躏，或是政治上的演变和外交上的探索之后才达到吗？人们也还完全可从推测：同中国建立一种较为中立的，或者甚至积极的关系，或许会使我们得到一些新的好处。

我们也许最终可以从同中国建立的商业关系中获得好处（虽然不当过份强调这一点），而不是我们继续处于我

中本来已经很小的回旋余地变得更小。

【法新社达卡三日电】穆吉布尔·拉赫曼今天在这里的一次群众大会上说，巴基斯坦未来的宪法将在他的党的六点纲领的基础上制定。

穆吉布尔·拉赫曼在他选举后发表的第一次重要的政策讲话中强调说，这个纲领要求设在西巴伊斯兰堡的中央政府应当只负责外交和防务，其它问题由各省——东巴，信德，旁遮普，西北边境和俾路支——的政府去管。

【美联社达卡三日电】穆吉布尔·拉赫曼三日在一次群众性的祝捷会上说：“我们代表巴基斯坦。如果我们信

路透社自卡拉奇报道

## 布托说巴物价上涨可能影响制宪工作

【路透社卡拉奇二日电】前外长布托今天警告说，政府若不制止食物物价上涨，他就将支持公众的示威游行。

这位人民党领导人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故意提高物价的做法将会引起发生一场经济危机，这种机会会使起草国家宪法的工作变成徒劳无功。

布托要求政府规定公平的食物价格，分配小麦，限制投机商人，禁止

平洋的主要竞争者，不仅是经济上的竞争者，而且甚至也是军事上的一个潜在的竞争者。

遏制政策的具体体现就是我们在 中国周围地区建立安全联盟以及承担其他牢固的——虽然不是那么正式的——军事义务。可以说，这些义务：（一）使一些本来是与我们无关的事件变成与我们的利益相关的局势，从而给我们造成威胁；（二）使同中国的对抗长期存在下去，这挫折了中国的主要动机，从而使那种威胁变为现实；（三）使我们陷入亚洲大陆的前沿防御的地位而无法摆脱；（四）引起了建立大量一般任务部队或者同等的威慑和防御手段的要求。

我们要是仅仅改变战略，辩论干涉的标准和任意调整军队人数，就会贬低我们的联盟在外交方面和防御方面的价值，而甚至连不再卷入都作不到。说得更恰当点，政府应当考虑开始一个在军事上进行调整和在政治上进行适应的过程，这个过程将使下述这样一种可能性大大减少：每当在亚洲边缘的广泛地区不知不觉地在外交上犯了错误的时候，我们就会卷进去。这种作法将悬费力的和复杂的，并且和军事威慑的作法一样几乎不是我们能够单方面地绝对控制得住的。但是要是死抱住我们现在的野心和幻想不放，或者轻视中国的不可改变的目的，只限于采取一些无足轻重的外交行动，这样做的后果更要可悲得多。

围绕着尼克松主义所产生的混乱，是同这个主义的自相矛盾的宗旨和三心二意的态度相适应的。一方面保证要履行我们现在承担的所有义务，另一方面总统却使人对这些义务产生相当大的怀疑。一方面保证要避免卷入亚洲将来的冲突，一方面他却只是不适当地影响了我们参加的性质。由于想要使我们能够永远控制亚洲的命运，尼克松主义可能牺牲对我们自己在亚洲的命运的控 制权作为抵偿。

仰民主，我们就有权执政。”

他答应把这个国家的保险业，银行和黄麻工业收归国有，以此作为优先的目标。

拉赫曼宣称：“在我们执政之后的几天内，就将颁布法令使工人能够拥有工厂的所有权。我们将把富人的土地拿出来分给穷人。我们将建立社会主义。”

关于对外政策，拉赫曼说，巴基斯坦将仍然“作各国的朋友而不作任何国家的敌人”。

他要求世界上的大国削减军费开支，并把它们防务预算中的一部分用于发展中的国家的千百万人的福利。

路透社自卡拉奇报道

## 布托说巴物价上涨可能影响制宪工作

巴领导人能不能顺应东巴关于实行尽量广泛的自治的要求。

布托本周已会晤了叶海亚总统。观察家们猜测说，他们两人可能是讨论了依据保持国家统一的原则能够给予东巴省的自治的限度。

更正：昨日二版次料中智利同我国建交日期，应为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智利首都集会庆祝古巴解放日

智利社会党领袖讲话说：古巴人民和智利人民的胜利，是拉美各国人民解放的起点

【法新社圣地亚哥三日电】今天在这里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从而开始了一系列庆祝古巴革命十二周年的纪念活动。大会是在考波利坎剧院举行的，法国作家德布雷和阿根廷画家布斯托斯参加了集会，他们两人是最近被玻利维亚政府释放的。以古巴驻智利代办为首的一个古巴代表团参加了庆祝活动。一些部长和组成人民联盟的六个政党的代表也出席了大会。德布雷成了有八千人参加的热烈的庆祝会的目标。这个法国青年作家注意地听取了人民联盟的政党的领导人发表的六个发言之后，一些记者催他发言。

所有的演说者，都在发言中强调古巴革命对拉丁美洲的解放是一个重要的榜样。统一人民行动运动的代表，已被任命为智利驻古巴的大使海梅·加斯穆里说，拉丁美洲在反帝斗争中的动荡，在古巴的经历中反映出来。社会党领袖卡洛斯·阿尔塔米拉诺参议员指出，古巴人民的胜利和智利人民的胜利，是拉美各国人民解放的象征和起点。之后，他说，亚洲的越南和拉丁美洲的古巴，已成为两个大堡垒，通过这两个大堡垒，使帝国主义处于威胁之下。而共产党参议员博洛迪娅·特脱尔鲍姆强调说，古巴的经验，使得智利人民得以庆祝一个愉快

拉美许多国家酝酿同古巴复交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十二月十七日电】据消息灵通人士说，美洲有十个国家在和它国家的外交部协商，寻求和古巴恢复外交关系。倾向于恢复关系的政府可能是：玻利维亚，秘鲁，乌拉圭，厄瓜多尔，

进。【法新社圣地亚哥三日电】智利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在庆祝古巴革命十二周年之际，今日绘卡斯特罗总理拍发了一个贺电。贺电全文如下：请您接受我们对革命周年日的兄弟般的祝贺，我们对古巴人民不屈不挠的反帝斗争和克服不发达状态的战斗表示敬意。今天，以人民联盟政府的名义，我们再次向你们表示我们牢不可破的友谊。

【路透社圣地亚哥四日电】今天，把智利银行收归国有的活动已经开始，同时，阿连德政府赦免了四十三名年青的左翼分子，他们因为进行颠覆活动，有的已经判刑，有的在等待受审。被赦免的有左派革命运动和其他极左组织的成员，他们是在弗雷的基督教民主党政府执政时期被捕的。很多是因抢劫和武装袭击被判刑。这些赦免被看做是抚慰左派革命运动的行动，左派革命运动不是由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其他左派组织组成的人民联盟的成员。把这个国家的各银行收归国有的活动已经开始，在所有私人银行中设立了监察员，以保证在交接过程中的正常活动。上月底，政府提出在一月三十日之前购买各家银行的股票。

【拉美社智利圣地亚哥一日电】据一位激进党议员说，在考廷省有两万多失业者。他刚从这个地区视察后回来。激进党议员阿尔贝托·巴尔特拉说，最近几个月在这个省发生的冲突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实行土地改革。

【法新社圣地亚哥三十日电】内政部长何塞·托亚星期二在这里说，智利南部考廷省的农业主谋求同农民对抗，企图引起暴动。这位部长对记者说，他掌握了情况，这些情况确实可靠地说明他们策划挑起反人民的暴乱。他又说，“毫无疑问，有第三者想利用这种冲突的局势”。他又说，“他们企图利用无地的农民，无房的居民和失业工人来煽动这种冲突。”代表该省的基督教民主党众议员豪尔赫·拉万德罗预示，一场武装冲突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考廷省省长宣布，将用警察把非法占地的农民赶走。如果他们要抵抗，就将他们送交法庭。【法新社智利圣地亚哥二十七日电】据今天这里的官方报道，政府下令在南部的考廷省加紧对庄园的搜查，并派警察巡逻。这一行动是阿连德总统亲自下的命令，他对该省卡拉乌埃地区发生的事件感到十分气愤，在那里，一批地主开枪袭击了阿劳科农民（土著人），两人中弹受重伤。阿连德总统对事件非常气愤，宣布停止执行说服政策，并打电话给考廷省省长，要他采取最有力的措施，向法院提出应有的起诉，以便严惩暴力的制造者。根据来自考廷省省会特木科市的消息，有一些武装地主，他们连机关枪和手榴弹都有，使用这些武器，甚至于进行挑衅。

智利政府派人监督私人银行  
内政部长说南部地主企图挑起暴乱

法国总统蓬皮杜谈越南中东问题

他说“一九七一年不会发生恢复越南和平的决定性事件”；中东问题还没看到彻底的解决办法，双方都趋向一种持久性的临时解决办法

【法新社巴黎四日电】共和国总统今天同前来爱丽舍宫向他祝愿的记者们交谈了三十分钟。一位记者问及他对越南和平前景的看法，蓬皮杜回答说：“我不是疯狂的乐观主义者。人们有点在捉迷藏。每个人都深信，只要

坚持其立场，他的观点就会胜利。只有政治解决办法才是可能的。没有人再相信军事解决办法。对大家来说，特别是对法国来说，最好是这样。无论如何，法国不希望越南被摧毁，也不希望我们的美国朋友遭到不体面的失败。我仍然认为，如同我在莫斯科所说的那样，尼克松总统希望从越南撤走。但是我并不相信一种解决办法的条件已具备，我也不相信一九七一年会发生恢复越南和平的决定性事件。然而，一个令人感兴趣的事件将在越南发生：南越总统选举，将会提供一些令人感兴趣的迹象。”一位记者问及蓬皮杜是否看到近东问题有所进展，他回答说：“我宁愿

萨达特在坦塔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

说将尽一切可能避免同以作战，但决不放弃一寸领土

【路透社开罗四日电】萨达特总统今天承认派了苏联军队来管理埃及导弹发射场，并且说，在开罗以南二十英里的一次空袭中炸死了其中的六个人。萨达特是在三角洲的坦塔的一次群众大会上讲话时承认这一点的，这是第一次公开承认有俄国军队死在埃及。他说：“有六个俄国士兵同我们的士兵一起死在达舒尔（就在开罗旁边）的一次空袭中，但是苏联人从未说什么话。”他在向一万五千名工农群众讲话时说，埃及去年春天在修建这些导弹发射场方面每天花钱一百万镑，这些发射场花了四十天才完成。萨达特说，在二月五日停火结束后埃及将尽一切可能避免同以色列开

战。但是我们决不放弃我们的一寸领土，并且必须恢复巴勒斯坦人的权利。“我们不反对谈论和平。但是在对方看来，阿拉伯国家打败了，一部分土地被占领了，因此它必须为这一失败付出代价。”总统说，“我们决不会象一个被征服了的国家那样行事，因为我们还没有完蛋。”萨达特说，当埃及说它不同意把停火再次延长的时候，就被看作是战争

【美联社联合国四日电】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今天同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举行了秘密会谈，这是即将恢复的阿以和谈的前奏。昨天晚上罗杰斯同雅林会谈了一个半小时，举行这些会谈说明美国非常重视在雅林领导下进行的新的和平努力。罗杰斯和吴丹的会谈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会谈后，罗杰斯对新闻记者们说：“谈判就要开始

贩子。“但是，我们只希望为解放我们的土地而战争。我们不想为战争而战争。”总统说，美国的高级官员试图使埃及驻联合国的大使扎耶特相信，埃及人疲倦了，不愿意再打了。他向开会的人群问道：“你们真的厌倦了吗？”许多人挥舞着拳头喊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总统对着扩音器喊道，“我将让他们听到你们的回答。”

候开始，埃及，以色列和约旦的代表将分别同雅林举行间接会谈。特科阿将代表以色列，扎耶特将代表埃及，这两位大使都是这两个国家驻联合国外交使团的团长。约旦使团团团长是法拉大使，但还不一定由他来当约旦的代表参加重新开始举行的会谈。这项任务可能由约旦驻美国华盛顿的大使谢里夫来担任。

法国国防部长德勃雷表示法无意重返大西洋集团  
法国不作美国国防政策的附属品

【法新社巴黎四日电】法国国防部长德勃雷在一次对记者的谈话中重申了法国的独立的国防政策，今天在这里出版的《快报》周刊刊载了他的这一谈话。他暗示说不存在法国回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或者接受超国家机构的问题。关于军事一体化问题：德勃雷说，首先需要的是法国能够自卫。他还说：“如果象我们国家这样，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不能控制我们的国防，我不能确信我们的国家会得到保护。”法国如果加入一个防御条约，将会成为某个大国——美国或者苏联——的国防政策的附属品。在目前情况下，这个大国将是美国。法国加入联盟的后果将是：如果美国认为保卫法国符合它的利益，它就会保卫，如果它认为不符合它的利益，法国就得不到保护。德勃雷说，这是一场在他看来“不许可进行的”赌博。这位国防部长在谈到法国核武库问题时说：“我们正在建立一支非常可观的军事力量，以便使它受到人们的尊敬。”法国第一代的核导弹射程已达到二千公里以上，在几年以内射程将超过三千公里。德勃雷说：“我们的热核能力到一九七六年就可用于实战。这将意味着出现新一代核运载工具，这种工具的破坏力将远远超过我们潜水艇目前所装有的导弹。”

## 美帝危机日益严重 尼克松妄图垂死挣扎

尼克松答电视记者问承认美失业率高，通货膨胀无法控制；叫嚷美“不欢迎”智利局势的发展；说美苏在中东等问题上分歧很大，鼓吹两个超级大国“进行谈判而不是对抗”

【美新处华盛顿四日电】白宫今天发表的总统电视谈话记录如下：（本刊作了删节）

总统在电视台和电台同钱塞勒（全国广播公司），塞瓦赖德（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迪克森（公共广播公司）和史密斯（美国广播公司）的实况广播谈话。

钱塞勒：先生，你住在白宫这里担负这种责任已有两年了，不知道你有什么变化。

总统：我的变化表现于认识到这样一点：虽然我们 must 确定高的目标，并且始终谋求实现这些目标，但是我们决不可不耐烦。

换句话说，目前我不对过去两年我们在取得的一些成就方面的纪录感到失望。但是我对今后两年抱有很大的希望，因为我认为我现在已更好地了解如何进行工作。

塞瓦赖德：具体谈谈过去两年的情况。

总统：我想主要的成就就是在对外政策方面。我们还没有结束越南战争。我当初希望我们到现在是会结束的。

但是我们正在摆脱的过程中，我们正在摆脱的方式将会带来正义的和平。

在令人失望的方面，我想最令人失望的事是在立法方面未能实现福利改革。我相信要是进行这种改革，那本来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更有利于解决这个国家的贫困问题，我们的许多城市和我们的各州所具有的问题，以及在福利方面遇到特别困难的少数民族的问题。

如果我可以再谈另外一个令人失望的事的话，我想最令人失望的事是州立肯特学院，州立杰克逊学院和威斯康星大学的悲剧。

我们已看到暴力活动的规模缩小了一些，但是在本届政府执政期间竟发生了三起象那样的悲剧，这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迪克森：尽管你在过

去几周里采取了一些主动行动，但是人们对失业仍然普遍抱悲观态度。为了在经济情况变得比现在还要糟以前恢复人们对经济的信心，你打算采取什么行动？

总统：咱们发现，我们为控制通货膨胀而作出的努力而言，虽然取得的进展没有象我们希望取得的那样快，但是正在开始取得实际的进展。

在失业方面，我们发现今年的失业率大约将为百分之四点九。这个比率太高了。我要说我对这个统计数字并不感到宽慰。我知道失业对某些人是什么滋味。

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提出一个扩展性的预算。它同一九七一年预算一样，将是一个赤字预算。

根据伯恩斯博士的建议，我们还将执行一项扩展性的货币政策，这当然将是一项以满足发展中的经济的需要的货币政策。

现在作出的预测是：一九七一年将是经济发展的一年，在这一年中，通货膨胀上升的速度，将继续下降；在这一年中，目前太高的失业将最终受到控制，并且开始下降。一九七一年在实质上将是一个好年头，一九七二年将是一个非常好的年头。

塞瓦赖德：许多年来，你的党的领导人一直把东欧和中国丢给共产主义的责任归咎于民主党的政府。你是否认为现在智利正在发生的事情与你的责任有什么关系？

总统：智利发生的事情是我们所不欢迎的事情，然而，我们曾非常小心地指出，那是智利人民的决定，因此，这个决定是我们预料到的，在我们对智利的计划中，我们仍

然承认这个政府，我们仍然实行人员来往计划，我们仍然实行我们的和平计划。

就智利发生的事情来说，我们只能说，如果美国当时干涉一次自由选举，并把它倒转过来的话，我认为那本来会在整个拉丁美洲引起反应的，那会比在智利发生的事情更要糟糕得多。

钱塞勒：我想提一个关于越南的问题。

我思想很混乱，这是由于人们纷纷谈论同北越达成的谅解，由于你似乎给轰炸增加了新的标准，由于许多人从一系列轰炸得到这样的印象：我们大大增加了我们到北方去轰炸的理由了。

总统：我不想恢复对北越的轰炸。我们不想恢复对北越境内战略目标的轰炸，我们甚至也不想轰炸军事目标，除非有必要这样做，而关键问题是一一保护美国军队。

美国总统作为总司令对这些人员负有责任，一定要设法使他们不受来自北方的压倒优势力量的攻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必须继续侦察。如果正当我们试图使战争降级的时候，正当我们撤军的时候，敌人开始加紧渗透，开始把军队和补给品运过穆嘉山口和其他关口，那么，我作为总司令就必须下令轰炸这些关键地区。

如果他们继续威胁我们在越南剩下的军队，我们要再次轰炸，但是只炸那些军事目标，而且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这样做。

迪克森：在你就职时，你说这将是一个谈判时代，而不是对抗时代。但是实际上，在我们同苏联人的关系方面，我们难道不是回到了某种冷战局面嘛？

总统：当我们谈论谈判时代而不是对抗时代的时候，我们必须记住谈判的确切的意思就是谈判。这就是说，双方在它们的切身利益方面有着很大的分歧，谈判并不一定意味着达成协议。

现在，让我们十分具体地说。柯西金先生在几天前在他向日本报纸负责人发表的谈话中象他以前做过的那样抱怨我们在越南的政策。抱怨我们在中东的政策。

我们当然一直对他们在加勒比海的调动感到关切。我们一直对你所提到的他们自己在中东的活动感到关切，当然我们也一直对他们不时对柏林通过的骚乱感到关切。

在好的一方面，让我们看看已经发生的情况。过去两年来，美国和苏联一直在进行谈判。例如，我们一直在谈判军备控制问题。我对我们最后达成协议感到乐观。我现在并不是说我们将达成一项全面的协议，因为在什么是战略性武器，战略性武器的定义是什么问题上有着基本的分歧。

但是我们现在愿意朝着一项非全面的协议前进。

我不是预言我们将在下个月或者两三个月以后达成一项协议。但是在军备控制方面，有一些占压倒优势的力量将使一项协议终于能达成，简单说来，情况是这样的：苏联和美国在避免军备负担不断增加方面有共同的利害关系。

在中东问题上，的确我们相距很远，但是我们正在进行讨论。在柏林问题上，我们相距很远，但是我们是正在进行谈判。

我并没有失去我在最初抱有的信心。我一向意识到，我们的分歧是很大的，这是要花费时间的。但是美国和苏联作为超级大国，对他们自己的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有义务进行谈判而不是进行对抗。

迪克森：你一向相当重视个人外交。你是否认为现在是你亲自同俄国的一些领导人进行会谈的好时机？

总统：如果在某个时候看来需要举行这样一种会议，来使这些方面中的一个方面的问题，例如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东问题或其他问题取得最后的结果，我们肯定要举行这样的会议。

但是除非有取得进展的希望，否则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议是不符合他们的利益的，也是不符合我们的利益的，不符合世界和平的利益的。

塞瓦赖德：我们同以色列国没有结成正式的联盟，但是我们现在在道义上支持以色列人的程度是这么深，因此如果他们确实有失败的危险的话，难道我们不是将不得不进行干涉吗？

总统：我认为我们在中东问题上正处于一个关键性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也许能使这种会谈摆脱僵局，在采取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态度方面取得一些进展；这种进展不是要带来一种以色列人和他们的邻居彼此相爱的局面。这种局面也许永远不会出现。但是要出现一种他们将彼此相处而不相互打仗的局面。

史密斯：使我感到不安的是俄国人在世界这个地区的冒险主义倾向。

总统：你大概记得我们一年前进行的谈话中最

后五分钟的情况，我当时提到了这一点，即中东和平的关键掌握在几个人手中：第一是有关的方面，即以以色列和它的邻国，主要是阿联和约旦。其次，从战时经济转到平时时期和平的关键掌握在苏联，

美国，英国和法国这四大国手里。如果苏联不起和解性的媾和作用，中东就没有和平的希望，因为，如果苏联继续向以色列的邻国供应军火，那么，以色列除了到美国来要求我们保持那种平衡之外，别无其他选择。因此，在这个时候很重要的，是苏联和美国，以及英国和法国大家都不向那个地区增运武器和增加活动，因为这样做只会产生在将来发生对抗的可能性。

现在是会谈的时候了。我深信这一点：如果这些会谈在公开的讲坛进行的话，这些会谈是不可能成功的。如果这些会谈能够悄悄地进行的话，就会有成功的机会。

迪克森：当你竞选副总统的时候，你说下一任总统必须如何使这个国家具有一种有推动力的理想。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向我们简单明了地说明这种理想？

总统：在我们真正能够得到这种具有推动力的理想以前，我们首先必须摆脱我们所继承的某些可怕的情况。可怕的情况之一就是一场无休无止的战争。

第二，我们必须在国内使我国平静下来。

第三，我们必须完成从战时经济转到平时时期经济这一微妙的过渡。

【本刊讯】美【国际先驱论坛报】二——三 日一期刊登了赖斯顿从华盛顿发的一篇文章，题为【又是一度春秋】，摘要如下：

尼克松总统进入他的任期的第三年的时候，他的班子将略有不同，他将面对一个复活了的政治上的反对派，他的选民将是喧嚣不安的，而且他将面临同样的一些老问题。在一九七一年开始的时候，他一定知道，对他抱有善意的很多人仍然忧心忡忡，对我们国家的情况感到不满。

这种不安的心情的原因是什么呢？显然，原因比人们怀疑总统的风格和政策要深刻得多。

原因在于美国人感到某种遗憾和内疚，虽然没有办法把这种感觉说得很明确。

不仅仅是我们对我们的政策不满，而且我们也对我们自己不满，好像我们的上帝辜负了我们或我们辜负了上帝一样。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理由抱怨我们的生活水平，但是到处的人看来都在抱怨我们的生活在道德方面的水平。我们表面上得到的东西，并不能完全补偿我们心灵中失去的东西。

除了这种对追求幸福失去信心的心情之外，我们还遇到了一种困难的局面，即力量，资金和影响不能决定一切事情，而且，世界上有许多事情超出了我们控制的范围之外。

尼克松无法坚持实行有效的工资和物价政策来同通货膨胀作斗争。

因此，在美国，不仅是在华盛顿，而且是在华尔街和主要大街上，存在着一种陷入人力难以控制的问题之中的感觉，对俄国人，越南人，物价和工资，父母和儿女都不知道如何办的感觉，但是还存在着这样一种感觉，即总统对这一切是应该能够做点什么的。

在一个日益和宗教分离的社会中，总统比其它任何人更有可能来阐明当代的问题，并确定新的一年的方针和优先考虑的问题。因此，他准备在预算咨文，国情咨文，世界局势咨文和其它咨文中说的话，比他在最近的选举中说过的话更为重要得多。

美报文章《又是一度春秋》  
承认美国到处充满不满和忧心忡忡的气氛

## 盖莱克和雅罗谢维奇去莫斯科

美联社认为盖莱克等此行是要同苏修头目研究波兰局势

【塔斯社莫斯科五日电】应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邀请，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盖莱克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雅罗谢维奇今天到达莫斯科作友好访问。到机场欢迎他们的有：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其他官员。

【路透社华沙五日电】波通社说，波兰共产党新领导人，党的首脑盖莱克和总理雅罗谢维奇今天乘飞机前往莫斯科。这里的观察家们认

为，他们这次的访问将是短暂的，大部分时间将同党魁勃列日涅夫和克里姆林宫其他领导人协商。

预料盖莱克和雅罗谢维奇将向苏联领导人汇报造成十二月二十日免除哥穆尔卡党的领导人的职务和他在政治局里的四名伙伴被免职的事件的经过。

观察家们说，预料这两位波兰领导人也将解释他们打算对经济政策实行的变动和修正。但是，他们将向克里姆林宫的首脑们保证波兰不会背离政治上的正统路线，在国际事

务方面将仍旧是苏联的忠实盟国。

【路透社莫斯科五日电】在公开场合，莫斯科对上月在波兰北部城市发生的骚乱放低了宣传语气，但是，它极其关心一些共产党政权的生存能力，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急于想从盖莱克那里获得第一手材料。

【美联社莫斯科五日电】预料盖莱克将会见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和克里姆林宫的其他领袖，以便研究波兰在新领导上台后的局势。



## 美帝危机日益严重 尼克松妄图垂死挣扎

尼克松答电视记者问承认美失业率高，通货膨胀无法控制；叫嚷美“不欢迎”智利局势的发展；说美苏在中东等问题上分歧很大，鼓吹两个超级大国“进行谈判而不是对抗”

【美新处华盛顿四日电】白宫今天发表的总统电视谈话记录如下：（本刊作了删节）

总统在电视台和电台同钱塞勒（全国广播公司），塞瓦赖德（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迪克森（公共广播公司）和史密斯（美国广播公司）的实况广播谈话。

钱塞勒：先生，你住在白宫这里担负这种责任已有两年了，不知道你有什么变化。

总统：我的变化表现于认识到这样一点：虽然我们 must 确定高的目标，并且始终谋求实现这些目标，但是我们决不可不耐烦。

换句话说，目前我不对过去两年我们在取得的一些成就方面的纪录感到失望。但是我对今后两年抱有很大的希望，因为我认为我现在已更好地了解如何进行工作。

塞瓦赖德：具体谈谈过去两年的情况。

总统：我想主要的成就就是在对外政策方面。我们还没有结束越南战争。我当初希望我们到现在是会结束的。

但是我们正在摆脱的过程中，我们正在摆脱的方式将会带来正义的和平。

在令人失望的方面，我想最令人失望的事是在立法方面未能实现福利改革。我相信要是进行这种改革，那本来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更有利于解决这个国家的贫困问题，我们的许多城市和我们的各州所具有的问题，以及在福利方面遇到特别困难的少数民族的问题。

如果我可以再谈另外一个令人失望的事的话，我想最令人失望的事是州立肯特学院，州立杰克逊学院和威斯康星大学的悲剧。

我们已看到暴力活动的规模缩小了一些，但是在本届政府执政期间竟发生了三起象那样的悲剧，这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迪克森：尽管你在过

去几周里采取了一些主动行动，但是人们对失业仍然普遍抱悲观态度。为了在经济情况变得比现在还要糟以前恢复人们对经济的信心，你打算采取什么行动？

总统：咱们发现，我们为控制通货膨胀而作出的努力而言，虽然取得的进展没有象我们希望取得的那样快，但是正在开始取得实际的进展。

在失业方面，我们发现今年的失业率大约将为百分之四点九。这个比率太高了。我要说我对这个统计数字并不感到宽慰。我知道失业对某些人是什么滋味。

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提出一个扩展性的预算。它同一九七一年预算一样，将是一个赤字预算。

根据伯恩斯博士的建议，我们还将执行一项扩展性的货币政策，这当然将是一项以满足发展中的经济的需要的货币政策。

现在作出的预测是：一九七一年将是经济发展的一年，在这一年中，通货膨胀上升的速度，将继续下降；在这一年中，目前太高的失业将最终受到控制，并且开始下降。一九七一年在实质上将是一个好年头，一九七二年将是一个非常好的年头。

塞瓦赖德：许多年来，你的党的领导人一直把东欧和中国丢给共产主义的责任归咎于民主党的政府。你是否认为现在智利正在发生的事情与你的责任有什么关系？

总统：智利发生的事情是我们所不欢迎的事情，然而，我们曾非常小心地指出，那是智利人民的决定，因此，这个决定是我们预料到的，在我们对智利的计划中，我们仍

然承认这个政府，我们仍然实行人员来往计划，我们仍然实行我们的和平队计划。

就智利发生的事情来说，我们只能说，如果美国当时干涉一次自由选举，并把它倒转过来的话，我认为那本来会在整个拉丁美洲引起反应的，那会比在智利发生的事情更要糟糕得多。

钱塞勒：我想提一个关于越南的问题。

我思想很混乱，这是由于人们纷纷谈论同北越达成的谅解，由于你似乎给轰炸增加了新的标准，由于许多人从一系列轰炸得到这样的印象：我们大大增加了我们到北方去轰炸的理由了。

总统：我不想恢复对北越的轰炸。我们不想恢复对北越境内战略目标的轰炸，我们甚至也不想轰炸军事目标，除非有必要这样做，而关键问题是一一保护美国军队。

美国总统作为总司令对这些人员负有责任，一定要设法使他们不受来自北方的压倒优势力量的攻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必须继续侦察。如果正当我们试图使战争降级的时候，正当我们撤军的时候，敌人开始加紧渗透，开始把军队和补给品运过穆嘉山口和其他关口，那么，我作为总司令就必须下令轰炸这些关键地区。

如果他们继续威胁我们在越南剩下的军队，我们要再次轰炸，但是只炸那些军事目标，而且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这样做。

迪克森：在你就职时，你说这将是一个谈判时代，而不是对抗时代。但是实际上，在我们同苏联人的关系方面，我们难道不是回到了某种冷战局面嘛？

总统：当我们谈论谈判时代而不是对抗时代的时候，我们必须记住谈判的确切的意思就是谈判。这就是说，双方在它们的切身利益方面有着很大的分歧，谈判并不一定意味着达成协议。

现在，让我们十分具体地说。柯西金先生在几天前在他向日本报纸负责人发表的谈话中象他以前做过的那样抱怨我们在越南的政策。抱怨我们在中东的政策。

我们当然一直对他们在加勒比海的调动感到关切。我们一直对你所提到的他们自己在中东的活动感到关切，当然我们也一直对他们不时对柏林通过的骚乱感到关切。

在好的一方面，让我们看看已经发生的情况。过去两年来，美国和苏联一直在进行谈判。例如，我们一直在谈判军备控制问题。我对我们最后达成协议感到乐观。我现在并不是说我们将达成一项全面的协议，因为在什么是战略性武器，战略性武器的定义是什么问题上有着基本的分歧。

但是我们现在愿意朝着一项非全面的协议前进。

我不是预言我们将在下个月或者两三个月以后达成一项协议。但是在军备控制方面，有一些占压倒优势的力量将使一项协议终于能达成，简单说来，情况是这样的：苏联和美国在避免军备负担不断增加方面有共同的利害关系。

在中东问题上，的确我们相距很远，但是我们正在进行讨论。在柏林问题上，我们相距很远，但是我们正在进行谈判。

我并没有失去我在最初抱有的信心。我一向意识到，我们的分歧是很大的，这是要花费时间的。但是美国和苏联作为超级大国，对他们自己的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有义务进行谈判而不是进行对抗。

迪克森：你一向相当重视个人外交。你是否认为现在是你亲自同俄国的一些领导人进行会谈的好时机？

总统：如果在某个时候看来需要举行这样一种会议，来使这些方面中的一个方面的问题，例如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东问题或其他问题取得最后的结果，我们肯定要举行这样的会议。

但是除非有取得进展的希望，否则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议是不符合他们的利益的，也是不符合我们的利益的，不符合世界和平的利益的。

塞瓦赖德：我们同以色列国没有结成正式的联盟，但是我们现在在道义上支持以色列人的程度是这么深，因此如果他们确实有失败的危险的话，难道我们不是将不得不进行干涉吗？

总统：我认为我们在中东问题上正处于一个关键性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也许能使这种会谈摆脱僵局，在采取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态度方面取得一些进展；这种进展不是要带来一种以色列人和他们的邻居彼此相爱的局面。这种局面也许永远不会出现。但是要出现一种他们将彼此相处而不相互打仗的局面。

史密斯：使我感到不安的是俄国人在世界这个地区的冒险主义倾向。

总统：你大概记得我们一年前进行的谈话中最

后五分钟的情况，我当时提到了这一点，即中东和平的关键掌握在几个人手中：第一是有关的方面，即以以色列和它的邻国，主要是阿联和约旦。其次，从战时经济转到平时时期和平的关键掌握在苏联，

美国，英国和法国这四大国手里。如果苏联不起和解性的媾和作用，中东就没有和平的希望，因为，如果苏联继续向以色列的邻国供应军火，那么，以色列除了到美国来要求我们保持那种平衡之外，别无其他选择。因此，在这个时候很重要的，是苏联和美国，以及英国和法国大家都不向那个地区增运武器和增加活动，因为这样做只会产生在将来发生对抗的可能性。

现在是会谈的时候了。我深信这一点：如果这些会谈在公开的讲坛进行的话，这些会谈是不可能成功的。如果这些会谈能够悄悄地进行的话，就会有成功的机会。

迪克森：当你竞选副总统的时候，你说下一任总统必须如何使这个国家具有一种有推动力的理想。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向我们简单明了地说明这种理想？

总统：在我们真正能够得到这种具有推动力的理想以前，我们首先必须摆脱我们所继承的某些可怕的情况。可怕的情况之一就是一场无休无止的战争。

第二，我们必须在国内使我国平静下来。

第三，我们必须完成从战时经济转到平时时期经济这一微妙的过渡。

【本刊讯】美【国际先驱论坛报】二——三 日一期刊登了赖斯顿从华盛顿发的一篇文章，题为【又是一度春秋】，摘要如下：

尼克松总统进入他的任期的第三年的时候，他的班子将略有不同，他将面对一个复活了的政治上的反对派，他的选民将是喧嚣不安的，而且他将面临同样的一些老问题。在一九七一年开始的时候，他一定知道，对他抱有善意的很多人仍然忧心忡忡，对我们国家的情况感到不满。

这种不安的心情的原因是什么呢？显然，原因比人们怀疑总统的风格和政策要深刻得多。

原因在于美国人感到某种遗憾和内疚，虽然没有办法把这种感觉说得很明确。

不仅仅是我们对我们的政策不满，而且我们也对我们自己不满，好像我们的上帝辜负了我们或我们辜负了上帝一样。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理由抱怨我们的生活水平，但是到处的人看来都在抱怨我们的生活在道德方面的水平。我们表面上得到的东西，并不能完全补偿我们心灵中失去的东西。

除了这种对追求幸福失去信心的心情之外，我们还遇到了一种困难的局面，即力量，资金和影响不能决定一切事情，而且，世界上有许多事情超出了我们控制的范围之外。

尼克松无法坚持实行有效的工资和物价政策来同通货膨胀作斗争。

因此，在美国，不仅是在华盛顿，而且是在华尔街和主要大街上，存在着一种陷入人力难以控制的问题之中的感觉，对俄国人，越南人，物价和工资，父母和儿女都不知道如何办的感觉，但是还存在着这样一种感觉，即总统对这一切是应该能够做点什么的。

在一个日益和宗教分离的社会中，总统比其它任何人更有可能来阐明当代的问题，并确定新的一年的方针和优先考虑的问题。因此，他准备在预算咨文，国情咨文，世界局势咨文和其它咨文中说的话，比他在最近的选举中说过的话更为重要得多。

美报文章《又是一度春秋》  
承认美国到处充满不满和忧心忡忡的气氛

## 盖莱克和雅罗谢维奇去莫斯科

美联社认为盖莱克等此行是要同苏修头目研究波兰局势

【塔斯社莫斯科五日电】应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邀请，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盖莱克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雅罗谢维奇今天到达莫斯科作友好访问。到机场欢迎他们的有：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其他官员。

【路透社华沙五日电】波通社说，波兰共产党新领导人，党的首脑盖莱克和总理雅罗谢维奇今天乘飞机前往莫斯科。这里的观察家们认

为，他们这次的访问将是短暂的，大部分时间将同党魁勃列日涅夫和克里姆林宫其他领导人协商。

预料盖莱克和雅罗谢维奇将向苏联领导人汇报造成十二月二十日免除哥穆尔卡党的领导人的职务和他在政治局里的四名伙伴被免职的事件的经过。

观察家们说，预料这两位波兰领导人也将解释他们打算对经济政策实行的变动和修正。但是，他们将向克里姆林宫的首脑们保证波兰不会背离政治上的正统路线，在国际事

务方面将仍旧是苏联的忠实盟国。

【路透社莫斯科五日电】在公开场合，莫斯科对上月在波兰北部城市发生的骚乱放低了宣传语气，但是，它极其关心一些共产党政权的生存能力，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急于想从盖莱克那里获得第一手材料。

【美联社莫斯科五日电】预料盖莱克将会见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和克里姆林宫的其他领袖，以便研究波兰在新领导上台后的局势。